

范文正公集

十一



趙子昂云吁助書藏書良  
非易吏善觀書者滌手焚  
香拂塵淨几勿揉腦勿折  
角勿以水侵字勿以唾揭  
幅勿以夾刺勿以佗枕隨  
損隨修隨闕隨掩後止得  
吾書若并奉贈此洽

大坂

臨照堂藏

年譜補遺

前譜所載公事多有闕遺今取其未載者見之逐年之下

明道二年八月公時為江淮安撫勘會真楚泗州有

發運司轉般斛斗差撥綱運於三處裝發粳米大

小麥豌豆等共五十萬石救濟沂密徐兗等州九

月體量淮南州軍餘糴人民二麥并餘買亭民鹽

貨未有見錢支給并向春逐處缺乏軍儲亦無錢

和糴奏乞借賜錢五十萬貫并疋帛香藥三五

萬下淮南軍州應副前項支贍又躰問得諸軍州

自来和糴當農民出糴被行人抑壓價例收糴不

前直候冬深斛斗已入商賈之家方始添價出糴

是以大段虛費官錢又不濟得農民奏乞許農民

作保申乞先請價錢限一月內入納免被經販人

隔截農民不得抑勒令請領十月奏為蘇常秀潤

旱蝗乞依吳遵路所奏權融配糴斛斗又自江寧

府乘遞馬到潤州起發楚州等處斛斗往廬壽登

萊等州時江淮州軍有因疾疫死亡人口種蔣不

敷田段甚多公牒逐官依灾傷一例躰量放減并

孤貧老幼不濟人户多無田苗除減放外移稅數

不多者虛煩催科無可送納即与全放十一月牒

江淮灾傷州軍應實因灾傷逃移拋下稅產已曾

申報州縣後來雖是未差官檢覆今却歸業者並

放免稅賦及有已曾歸業為官中令納稅存濟不

凡物皆歸有據  
故錄書不冬  
而特痛或為  
污壞稍開報  
松子任大諸  
松井哩瓜



得又逃移者亦許歸業依此減放稅科十二月奏  
乞免放舒廬等州折役茶又看詳江寧府上元縣  
等處所管主客戶口近年送納鹽錢即不曾請鹽  
食用其客戶鹽錢數不多欲乞朝廷特與除放  
景祐元年正月薦丁鈞鄧資徐執中衛齊盧革李碩  
張弁並公廉文雅為衆所稱堪充京官如擢用後  
犯入己贓甘當同罪時黎德潤無辜獄死公奏乞  
訪求本家骨肉量與支賜令其收葬仍乞指揮令  
後命官使臣犯公罪流已下贓罪徒以下並不禁  
係許責保出外聽勅

康定元年正月十二日牒環慶路今後如有報到賊  
馬深入廊延路更請相度一面部領軍馬入賊界

攻討要害城寨須管大段殺獲公張賊勢不得只  
在界首及打虜些少族帳便為策應之名若環慶  
有賊馬亦令廊延路分擘諸頭出軍馬深入賊界  
攻討十吾陝府申稅戶朱大成等八百九戶各於  
送納秋稅不前拋下稅額全家逃走公牒陝府指  
揮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生產不得  
燒燬斫伐其逃移人口即與倚閣去年秋稅招誘  
歸業免致逃移毀却桑產將來歸業不得即大段  
虧失省稅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  
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西  
界首領約遇沒兀等二人部領蕃賊七百餘人在  
塞門寨駐泊其部署司為何不差人馬掩殺公言

延州去塞門寨並無人烟又行川路之中一水屈  
曲五七十處涉渡恐傷兵士脚手周迴又無舊日  
熟戶縱得此寨其勢孤絕亦恐難為駐兵以此不  
如訓練兵士候春暖可以涉水或輕兵掩襲或大  
軍攻賊縱被棄去自家兵士不致有損。二月八  
日奏上延州熟戶見今饑饉若春深無由可耕別  
思作過或虜劫漢戶北入橫山則延州東界大有  
憂事乞興脩廢寨御前劄子付夏靖仰一面与范  
仲淹計會商量但應機乘便可以出師即同謀進  
取又聖旨令范仲淹於鄜州与夏竦韓琦商議邊  
事十二日奏乞相度禁放青蓋利害事十四日公  
有疏奏答朝旨論攻討西賊利害十七日奏張建

○聖旨

上譜補遺

三

侯狄青等与西賊戰于保安軍有功乞重加錫賜  
公嘗舉歐陽公充本路掌書記尋詔除館閣不赴  
任十七日公上言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  
方平富於文學後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  
書記取進止是月二十四日牒張亢修豐林城及  
萬安寨又牒朱吉任守信种世衡高良夫相度東  
路承平南安兩寨如久遠可守即進兵前去修復  
是月二十五日又奏乞修廢寨。三月初一日牒  
青澗城种世衡永平寨郭延珪等接此春暖耕農  
之時速勘會上件驚移熟戶蕃部如内有未敢歸  
業依舊耕種即便相度鄰近有無官司空闕地土  
或速年逃田權撥与耕種如無牛具者官与量

歲收買常切安存無令失所初二日又奏那兵馬  
五萬防托秦州時知保安軍王信西路巡檢狄青  
自來入陣勇猛公恐其為賊所誘二十八日奏乞  
指揮二人令持重不須身自鬪敵。四月五日差  
周美楊麟陳永圖等修復萬安寨豐林城甘泉城  
已畢公又相度將興修承平南安新寨等十一日  
牒种世衡郭延珎等據的是見闕乏糧草蕃部相  
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官中量支借貸糧粟  
各一石十口已下各借五斗仍常切照管安存無  
令失所。六月奏乞指揮逐路將諸軍弓弩手教  
習短兵又乞揀選武士充節級。七月十五日舉  
孫沔田况充經略判官又舉胡翼之充本司催驅  
公事。八月一日舉劉牧錢中孚等十七人充陝  
西差遣時延州金明寨招到殘破蕃部三百二十  
八戶雖給與田土無力耕種缺少糧食公奏体量  
延州西北被西賊破蕩無知延州張存母年八十  
寄泊他郡人子之心宜不獲安伏乞別選人知延  
州如未選得聞即令臣知延州所貴依得約束訓  
練兵馬十八日公牒延州通判大理寺丞高良夫  
將本寨見管熟戶蕃部等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  
斗二石其十口已上支三石公巡邊到延州據左  
侍禁王聰狀陳弟王繼元差在塞門寨權兵軍監  
押被蕃賊打破寨門相殺身死二十日為奏聞朝  
廷乞特賜獎錄以勸死節之士。初鄜州至延州

一日六十里尤是三程於新店牢山各有館驛後減而廢。九月公與轉運使明鎬巡歷自鄜州至延州兩程遇晴明皆昏黃後方到驛程太遠山坡至多及巡歷回來却值泥雨崖路險滑三十餘度涉河自甘泉縣畢發至晚只到得皇甫店去鄜州尚更兩鋪所有隨行軍馬已各疲乏便無喫食須用回買其軍馬既不到驛即無支請草料去處兼是山居無可救買遠驛延州將牢山新店館驛量行脩補及存留甘泉新置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食糧草或遇雨雪并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勘請止宿十六日奏乞放免張亢斬軍不當一名是月奉聖旨

節文令公密切厚支與金帛召募敢死之士深入賊境探候等事公言臣在延州差韓周張宗永賈送文字直到吳賊處二人不期為臣所累皆竄速方今雖奉聖旨令臣募人入賊界臣何面目更可使入伏乞勾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息澤。十月初一日巡檢李惟希下兵士王義等四人作開扇搖軍人公到延州據司理院勘到並斷送葛懷敏軍前要斬初五日公牒朱觀將領兵軍計會王達朱吉王守琪張宗武自蘇州西北入德靜寨進兵討掠族帳又牒葛懷敏將帶周英鄭從政部領兵馬離延州往保安軍逼逐蕃賊仍差劉政充先鋒取路深入破蕩部署初九日又奏乞逐路部署已下



出入進退處置軍馬公事並聽經略安撫都部署  
司諸使處分時西賊大將剛浪峻兵馬家為強勁  
在夏州東彌陀洞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  
即是賊界出鐵製造兵器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黃  
河西約七八十里可出麟府并石隰州兵馬與隰  
州兵馬与延州兵馬會合掩襲以久賊勢惟朱觀  
久在麟州知得次第已曾密議奏乞令朱觀計會  
河東軍馬以幹此事鄜州曹司馬勲張式黃貴咸  
尅兵士請受公言當此軍期之際兵士多是飢寒  
逃亡若更減尅轉難存濟遂牒鄜州將馬勲等三  
人對諸軍處斬又奏脩城及般運糧草工役辛苦  
地又惡寒日有逃亡乞每月支醬菜錢是月十二

日公上言陝西軍州自西事以來應副軍期科率  
百出如官貪得人稍能均濟或知寬猛則不致於  
殘民其不得人處政在胥吏因其急速得恣貪暴  
既屬軍期民無所訴臣自膺寄任奏薦頗多乞朝  
廷深加照察知非請托其所奏之人多是僥倖優  
穩之處永祝辭免不來赴任朝廷遂一夫之私情  
忘百姓之深患滿目疾苦將何以濟伏望聖慈特  
賜愛軫應陝西所奏官貪曾經免者除別有擢用  
外却乞盡底催發前來赴任十七日公具諸將所  
獲生口鞍馬畜產器械并首級具聞于朝十八日  
保安軍奏乞早降宣命下本路轉運使司并經略  
安撫使副火急於近裏州軍人戶秋稅內科撥赴

本軍公体量得延州至保安軍山路一百五十餘里昨因西賊侵擾燒却人户田土則各逃散沿路不住有蕃賊出來打劫若令近裏州軍人户就保安軍輸納轉見苛虐於民不便公遂擘畫只將鄜延兩路界近保安軍送納公將部將任福打破白豹城蕩四十餘里狄青黃世寧到盧子平捉到婦女朱觀打破洪州一十餘寨并族帳二十餘處二十八日奏乞不禁青鹽二十九日奏乞朝廷念及邊遠之人率多無告特告朝旨應舉充縣令人限一季內並與移陝西路如在沿邊州軍即便乞與除職官知縣如人數不足即乞委清望官於三舉已上進士有行止文學者具事狀連坐各薦一

兩人不致闕官辦集邊事。是歲十一月虎翼軍第九指揮三瓊奪長行子興斫到人頭作自己功劄上名字申奏宣轉充下名正指揮使後子興告訴問訖招伏公書劄云奪戎士死戰之功誤朝廷重賞之意其王瓊集軍負等處斬又奏乞建故寬州為青澗城十三日奏狄青黃世寧頗勇氣乞早加獎用十六日奏張繼勳破賊於歸娘谷乞賜酬獎十七日時陝西軍州每年夏稅支移在邊上送納民疲於役公又上言乞令於陝西近裏州軍送納則惜得百姓時自京起發兵馬來陝西邊上州軍駐劄訪知押軍使臣內有懦弱生疎不能鈐轄致兵士在路作過攪擾縣鎮十九日公牒鄜同華

州河中府如軍馬經過相度使呂稍有生疎不以  
鈴轄便請那差都監監押一負或差得力使臣古  
與驛券同共管押逐州交割不得縱令不著次第  
及攪擾縣鎮施行十一月差張建侯與狄青黃世  
寧劉政在保安軍差鄭從政在萬安鎮又牒鄜州  
令張宗武往敷政縣且令探候如近邊寨無備則  
便行討擊二十六日奏舉种世衡知環州。十二  
月初二日乞陞擢滕宗諒差赴陝西必可濟辦邊  
事時清邊弩手新到州司不敢依例給錢公書必  
邊苦寒之地所有晉州清邊弩手指揮人負兵士  
已到延州例各單寒闕少衣裝初四日遂牒延州  
一例支給。十二月十二日奏乞朝廷特降指揮

下京西陝西嚴切鈴東如有兇惡即行軍法十六  
日牒同州抽差北縣冬弓手二千人并牒河中府  
抽差弓手一千人並差使臣押送鄜城縣駐劄把  
隘防托又牒耀州郡兵士兩指揮赴坊州防托時  
關中諸郡支移百姓苗稅配納糧草往邊上州軍  
送納惟鄜延一路窳是辛苦糜費數倍蓋是山陵  
道路不可通大車只是小車并驢子般運或遇晴  
明則一月程僅可往還或值雨雪艱難寸進至有  
離家四五十日裹纏乾糧並盡却更那人歸取盤  
纏今延州稈草每束一百七十文其關中百姓秋  
稅入邊上送納每束稈草只折三十文若據在市  
價頗甚虧民公相度得鄜州鄜城縣後魏時為鄜

城郡隋為僖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是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物價稍賤奏乞朝廷建鄜州為軍令建營房倉敖解舍所有同華河中府以來州軍近下等第苗稅只於此處送納且減得一半惡路至春却那減鄜延軍馬於此處屯泊就得賤價糧草稍減得百姓勞弊辛苦亦且近便往復

十二月二十八日奏乞暫出延州賞

給熟戶蕃部首領給與文帖并散茶綵內有功勞異於衆者等第支給襖子腰帶係蕃部巡檢者給與紅纓交椅仍與別立約束令通相鈐轄準備點集時聖旨令公與梁適商量邊機事公奏乞指揮逐原路招安明珠滅藏二族時邊上臣僚陳乞買

年譜補遺

九

馬總得宣頭便令人於熟戶及百姓公人之家覩步收買其差去人接便起動熟戶取奉爵價強買邊上新舊官負各稱准宣買馬無時了絕往往一道宣頭應帶數疋公乞朝廷降指揮將買馬宣頭並乞勾收繳納

慶曆元年是歲春正月公在延州朝廷既用韓琦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公言正月內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必有兩傷願朝廷存此一路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或可招納戊午詔從公所請時公前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二月四日奏乞於諸寨置榷場用疋帛等博買熟戶將到青鹽只於慶環二州

添起一倍價錢出賣收得一色見錢糴買糧草及支諸軍請受大段減得近理見錢應副邊上。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体量士氣勇怯公言任福已下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四月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吳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初曹瑋於環慶添置六寨差田敏部轄軍馬在

彼防托至今熟戶倚此城寨四月公奏乞聖慈以曹瑋田敏前後戰功并建寨托邊之利特加贈典其直下子孫量行恩澤以獎勸邊士六月陝西躄量使王堯臣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先是一月聖旨令孽畫牽制西賊不令往河東作過公牒本路主兵官負畫底部領戰兵往沿邊入界牽制併孽畫合行事件指揮逐路主兵官負施行十月初五日將所行事件畫一具奏。十一月二十一日舉劉貽孫及葛宗古二十六日乞將以所授左司郎中一官回授种世衡与轉諸司使知環州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月奉聖旨体

量鈐轄都監十二月初七日奏乞改移張明郝緒慶曆二年時蕃部巡檢趙明勾招到賊界偽署團練使訛乞并手下蕃官等共二十三戶公定奪賞賜銀碗頭巾角茶交椅銀帶錦襪等物那与繫官房舍居住正月初二日公奏乞為蕃官訛乞等補官十一日到環州管設蕃官支与銀綵等物與立約束蕃部喜躍二十九日舉种世衡知環州時牒各寨逐月一度勾集蕃官管設又恐公用錢物使用不足又牒環州簽判陰諒臣往逐寨標撥官地種蒔蔬菜貨賣并諸蕃部贓罰添助公用去託所貴不破省錢是月公到邠州排揀新兵據人戶王招瑋等陳告稱官中備管占却園林地土拆了屋舍

王書補遺

二

乞估計合支價錢公牒委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及除放隨地錢稅後邠州准轉運司牒勾收已支價錢公言雖准都轉運司指揮令將空閑官地兌還既無官地即合回中都轉運司豈得故違條貫並不回申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取勘招伏上項有違條貫情罪於杖一百上斷遣差人押送本州收管所有上件人戶地上價錢却牒邠州依條支遣。二月四日太子中舍通判延州高良夫奏乞下陝西四路令銷兵士防托州軍一依范仲淹擘畫先定下守城人數於近裏州軍輪差弓箭手充數次邊州軍弓箭手却輪差在極邊城寨奉

聖旨且令邠寧環慶路諸都部署司相度又無妨礙且利害疾速聞奏公言相度所差弓手並是人戶三丁內破一丁充役若是撥於極邊州軍屯戍緣邊上食物踊貴亦少營舍官中請受至薄難裹纏必於本家骨肉處頻有呼索動是數百里本家更破一名往來供送即是一戶三丁之內二丁防邊徒使破壞家產伏乞朝廷更請相度二月奏言延州陷破前年西賊圍閉之時山城未曾脩築微有墻壘未能禦捍惟劉平星夜前來救濟得延州不至陷破此實劉平忠勇之力今來子弟復在邊任其跡孤危未能雪恥竊聞劉平尚在恐邊臣有所憎愛別造飛語乞朝廷倍賜照管又言計用章

無不順之意乞與叙用初五日有省詳趙珣所奏畫一奏疏時樞密院劄付經略司諸將在外者若賊寇大至並須領兵覓便攻擊二十五日公言將有勇怯師有衆寡用兵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者也乞朝廷指揮逐路主帥近雖降此指揮仰更量將之強弱敵之衆寡地勢險易天時明晦臨事取分以保民安邊事為重庶少敗事其樞密院指揮未敢施行。三月七日奏陝西不可行用鐵錢。○四月令李丕諒宋良移風川寨於烽火臺山上尋令弓箭手兵士等寅夜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壁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太常博士范祥與李丕諒等同相度新脩寨城

已了見今壁街巷脩蓋軍營倉草場解署及城上  
置敵樓殿運糧儲兵甲入新寨二十八日奏舉高  
端高良夫楊旼。寧州狀申稱於五月五日申時  
以後忽降猛雨風電雷電有大霹靂一聲於草場  
火發燒却稈草四千餘束轉運司令觀察推官劉  
銑置院取勘公言逐處異物蟄藏之處多致雷火  
公依邊勅指揮只令陪納入官若更須令根勘官  
吏不切防慎罪狀却慮今後沿邊倉場作過要得  
負累官負為害轉大願乞朝廷特賜釋免二十四  
日奏舉焦遂卿李顯張忠張信等乞與轉官二十  
九日体量得環州界肅遠馬領定邊安和安塞等  
寨軍馬糧草人戶不少並各城墻低下濠塹淺狹

王詩補遺

十三

未得牢固遂牒環州立便刷那廂軍兵士脩築開  
淘。六月初六日石昌鎮申梁家族蕃官屈都等  
并小遇族蕃官薛娘等為讐其梁家族點集一千  
餘人騎待報讐相殺公又差指揮使郭慶宗齎銀  
挽綵絹走馬往本鎮体量各且和斷之。閏九月  
初九日慶州北路都巡檢司狀申探得吳賊親領  
八萬人騎奔往鎮戎軍去遂牒寧州通判張去惑  
著作暫往邠州計會點檢城上防城器械家事安  
排整齊如聞西賊大入漢界即起遣鄉村人戶入  
州其人戶多是少得柴草不願入城即官中擘畫  
棟楹稈草支借十九日諸處申探到西界點集蕃  
賊馬大段緊急公差焦遂卿种世衡等點集蕃兵



防托所有老小牛羊並發遣入寨城迴避其俛看  
族帳田苗蕃部即令於高險上空處權時就蔽避  
其入寨城人口並依先降條貫支與口食并鞍馬  
草料牛羊即令於側放牧如遇閉圍三五日間亦  
借與稗草准涇原路經略招討司牒今月十日夜一  
更時准副使葛懷敏公文及鎮戎軍號帟申蕃賊  
不知數目奔充圍遶三川定川寨公牒張建侯策  
應探事軍人張遇弘折狀稱今月二十二日早辰  
到鎮戎軍西南蓮花堡德勝堡見自家軍馬與蕃  
賊相殺又見向太保劉太保手下軍馬被蕃賊殺  
散所有自家軍馬總在定川寨與蕃賊相殺公令  
鈴轄李丕諒領軍馬於二十日起發計會張建侯

同往原州會合策應。十月二十八日入內內侍  
省西頭供奉官王懷德齎降御前劄子問當欲移  
卿往涇原路為本路近經賊馬抄掠藉招緝與文  
彥博對換公乞依舊領環慶路職任同涇原路經  
略並於涇州駐劄與韓琦日夜聚首三二年間可  
期平定時渭州鎮軍戎寨主賊田有每歲獲千餘  
貫延州慶州諸寨多無賊田十月廿日奏乞均定  
諸寨官負賊田。十一月初六日公上言涇原土兵  
有在慶州者慶州土兵有在涇原路者山川道路  
既不諳練又是邊上土兵請受微薄拋離本營累  
纏不易公欲朝廷指揮逐處土兵各令撥歸本路  
使喚公私俱便是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

安撫無治邊招討使命韓公与及公龐公分領之  
公與韓公開府涇州而徙文考博帥秦宗諒帥慶  
皆從公之請也甲申以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  
從公与富公之薦也。十二月西賊入山外打并  
原州打虜公牒知原州景奏与常路鈐轄李丕諒  
等六人部領軍馬計會節次向首於鎮戎軍以來  
會合出奇伏截山外面來賊馬收救人民公又到  
邠州示以兵勢出榜永興軍諸州以安衆心又与  
都監張肇部領諸兵馬於初三日發離邠州取長  
武路往涇州策應

慶曆三年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凡軍  
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宣命指揮名募沿邊

四四六

普補遺

十五

少壯人為護塞指揮公言其不便。二月己卯保  
安軍狀申廊延經略司牒報西人請和公上言有  
不可許者三有不可防者三。三月甲午上令內  
侍宣諭韓琦范仲淹等候邊上稍寧當用卿等在  
兩地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  
雖約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為  
代。四月庚申諫官蔡襄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  
范仲淹韓琦各除樞密院副使並以西寇未寧隸  
辭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二十四日公起發  
往邠州提舉并就近勾抽乾耀州新兵請知州通  
判內一員押赴一依宣命指揮重行揀選并排連  
人負及指畫閱教次第并商量定奪蓋造營房

○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發運非人公  
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  
荆湖制置發運判官京師乏食辛卯公與韓公又  
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化  
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雖曾詔臣寮  
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  
特降詔書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  
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  
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  
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從  
之。十月初五日用張昞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  
使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遼為京東轉運

年譜補遺

十六

按察使從公與富公之言也

慶曆四年二月切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  
來條貫極多乞選差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  
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負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  
一聞奏付中書樞密院參酌進呈別降勅命各令  
編成例策施行是時公意欲復右勸學數言興學  
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祈王拱臣張方平歐  
陽脩曾公亮王洙孫甫釗湜等合奏謹參考衆說  
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  
則學者脩飾矣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  
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聘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  
不專於記誦矣乙亥詔州縣皆立學。五月壬戌

朔公與韓琦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六月十二日舉元積中管勾機宜文字。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其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不實之罪從公奏請也十三日舉葛宗古揚麟文龍門祗候是月勘會河東邊上所關弓弩并衣甲器械刀槍等自來從京支撥多是沿路損失枉費脚乘般載邊事不逮二十七日公上言伏乞朝廷指揮下河東轉運司取要便出產炭鈇州軍置都作院舉差官負專監其人匠於本路諸州軍揀選抽差。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公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

重定等第其因差配破落更不候三年便於簿內  
注鑿減下其有即今淪落應後不得者即與免放  
先是除宣撫韓琦到邊上散却特支後至是已是  
一年不曾支付二十一日公奏臣今往陝西河東  
宣撫其沿邊駐泊諸州軍及就戰兵并人負兵士  
欲乞朝廷等第各賜特支。九月公在并州見都  
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要  
得上絕欺弊總方行下文字便有百姓經并州告  
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  
街市且令依舊行用據嵐州申本州九月一日支  
料錢并銀鞋錢二百萬准運司上項指揮尋行告  
示其軍人例各高聲言道官中支賜与我因何却

不得行用其轉運司牒本州更不敢施行公又恐  
諸處軍民疑惑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  
大鐵錢並依舊行使時河東諸軍州初新收刈白  
草降下萬數不少逐處官吏不能体量利害例各  
差兵士或探斫不前即便逃走公人等即出錢官  
買或於人戶係稅草地內強行採打引惹爭競即  
令逐處搔擾公出榜曉示諸軍州自榜到日以前  
拋下兵士公人收刈白草數目並与放免躉量得  
逐處賊盜多是逃軍兼近南郊恐成羣黨驚劫人  
戶州縣不能禁止指揮河東州軍令逐處出榜招  
召今日以前逃走廂禁軍人與限一月許於官司  
首身更不問罪並令依舊收管十六日西夏揚守

素赴關公奏乞所有封冊之禮須候西北收兵只  
行於躰稍便乞朝廷再三詳審二十日樞密院劄  
子奉旨令公就近差人知麟州公與明鎬商量舉  
閣門祗候張繼勳是月出榜曉示諸州軍應坊郭  
鄉村人戶今日已前帶即配賣物色或包二稅移  
逃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欠二稅並與除  
免仍劄都轉運司公到憲州体量憲州城池窄小  
奏乞增脩。十月九日余靖奏乞劄付河東令彼  
處差人佯作葺豐州所貴契丹不敢占據奉聖旨  
令公相度公言豐州至河東一百二十餘里並無  
人烟道路不通今來難便去管興脩初麟州無酒  
務不權酒利寬假邊民自慶曆二年十二月榷起

のつ五六

年譜補遺

十九。

酒利公恐居民貧困出榜并劄與麟州令百姓依  
舊任便開沽十日公到麟州体量二州四面邊疆  
並無城寨防護人戶不敢復業遂與明鎬商量申  
奏乞脩復城寨是月發遣散移往府州與土田耕  
種十三日奏乞收贖麟府陷破蕃界熟戶百姓依  
舊住坐耕作出得糧草方可却減下正兵大段省  
得國家錢帛是月体量得火山寄嵐保德軍三處  
各屯兵馬所入軍儲皆是商旅人戶將銅錢接糶  
北界斛斗入倉中糶每日計出却銅錢數百貫過  
往北界每歲計置河東銅錢不日將盡此邊防之  
大弊也十九日奏乞朝廷支絹五萬疋送下河  
轉運司俵與寄嵐等三處博雜軍儲急止銅

界之弊二十七日張亢奏准經略司牒寄嵐軍等處有閑地萬頃乞先於要路安置堡子兩三箇然後將上件地土擘畫奉聖旨令公相度公恐置堡子代州與北界相接引惹言語只令作社戶名目三五十家靠險居住高築墻院防備盜賊。十一月初五日知原州蔣偕狀申細腰城修築已完須籍土兵守禦公劄與涇原路土兵充細腰城就糧振武蕃落指揮。十二月經畧司管勾何涉有母在蜀中迎侍不得切於孝養初一日公舉涉充益梓路通判以便奉親俾全孝道時蔣偕出兵至佛空平燒蕩族帳種世衡領環州蕃漢兵燒蕩大小羊族帳十四日奏乞酬獎諸將功勞是月劄付陝

府據諸縣逃官田地勒令地分鄰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見錢數並與除放劄付與河東轉運司將麟府等州色役公人支與係官閑田仍免送二稅時契丹與元昊讎不利奉聖旨指揮令公体探北界事宜公言自古兵家每有挫衄恐其下離叛即別舉事圖其復振以攝衆心今契丹西征無功愧見其下或謀起事欲振兵威此朝廷不可不防是月明鎬奏募民請射禁地奉聖旨令公詳明鎬所奏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僚又奏焦太師來天池打量事又奉聖旨令公計會相度穩審從長指揮又奏相度到開耕禁地利害事十六日公自麟府路回到寄嵐軍次日有鈴轄益元并寄嵐軍使米

元濟來言有萬勝指揮兵顏和告稱有本指揮軍人結集背叛司理院勘得本人不着次第多欠人債所告只聞人說並無照據欲領顏和赴營處斬公尋指揮令與逐官更子細勘鞫實情如委實証告亦且決配况未曾刑害著被告之人恐今後更不敢告事至十八日孟元等來言審勘得別無實情更不敢枝蔓追究公又奏訪問得萬勝指揮招到雜色人多有邊上已滿三年其間輕狂之人不柰辛苦或亂出語扇搖人衆於邊上不便乞早降指揮差替十九日奉聖旨差入內供官衛克勤押賜鑿藥至公處并傳宣命公探候北界事宜及邊上設備者公言見各訓練選奇兵備戰敵以分朝

廷萬一之憂二十日西賊點集壯人壯馬往環州界公劄經略司起糞軍馬赴乾興寨駐劄防托及令環元州多方安撫前來蕃部蕃官二十三日奏言切見太常博士趙拯秘書丞劉奕馮浩殿中丞范寬之馬仲甫徐執中杜樞太子中允王復太子中舍王孝和大理寺丞張謨並有才稱宜處要務俾臨邊事可濟軍期伏乞望朝廷速差上件官充陝西河東大郡通判貼黃自来兩府臣僚無同罪舉官條例臣出使應所舉過官負恐朝廷未賜施行如任用後犯正入已贓臣並行同罪

慶曆五年正月十四日奏撥緬腰城屬環州二十七日河東轉運司申諸縣尚顯等陳狀為老小感



及年六十已上至七十年老除外別無人丁見令  
單身乞放免公劄下磁州疾速体量尚顯等如有  
人戶可以指射充替即依條貫施行如別無人戶  
指射即與免放施行。二月劄下并代等路經略  
司東都轉運司通行指揮逐處疾速出榜曉示諸  
義勇軍習學弓弩是月翰林學士吳育為諫議大  
夫育初尹開封府時公在政府因白事數与公有  
迕既而公出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當國者所沮  
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三月十八日西賊部領  
三千餘人打劫篳篥城尋四月十四日公奏乞下  
部署司揀選得力將佐嚴行禁約至時與漢兵會  
免致䟽虞。四月三日新邊壕外檉柵至葫蘆河

一帶稱有西賊人馬約二萬餘人劄寨及逐川內  
各有烟火五里至七里蕃漢人戶一例驚移及差人  
探問却稱未放牧牛羊其驚移蕃漢人戶尋却歸  
復本處住坐公言昨往河西体問得廊州路前來  
被西賊破蕩之時其初西賊用謀亦是如此其人  
戶為前來無事便各安心更不驚移遂遭虜殺今  
來亦恐如打廊州時設此計謀遂牒涇原路經畧  
司今後如得知西賊點集人馬即將蕃漢人戶多  
差人起遣回避不得慢緩免致驅虜初四日奏留  
蔣偕知原州新降宣命應係弓手兵士年及五十  
已上或疾病久遠不堪鑿治者許本戶人填替如  
本戶無人即許召人充替施行公十七日奏言似

此篤疾廢疾之類非可詐偽者為年未五十已上  
有碍上項宣命諸處不敢替放官中前來許顧人  
承替之時內有事力之家即可雇人其下等第無  
錢顧人多是恐脅家間骨肉令典賣莊田雇人深  
屬不便乞指揮轉運司看驗如委實是篤疾廢疾  
之類並依諸軍類更不問年甲便与揀停歸農不  
須要家人并顧人充替又令疾苦之人各歸田園  
所以不致失所。五月歐陽脩上疏伏見杜衍韓  
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委任之臣一旦相  
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  
罷之罪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  
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

所以為陛下惜也十五日奏乞指揮麟府二州勘  
會歸業蕃漢人戶約量人口數目支与餼糧乞更  
賜指揮與逐戶買牛具錢本選差朝臣一員照管  
撫恤各令安歸復業。閏五月涇原部署司所奏  
抽減年深上京東兵那官部押赴近裏永興等處  
駐劄候今秋管押歸營次奉聖旨令公相度公相  
度上件兵士已各年深過滿又知別路並減那歸  
營秋間縱有事宜亦難勾回邊上恐逾相扇搖別  
有言詞尋涇原路差使臣管押歸營二十四日具  
狀申奏。六月十四日奏諸軍頭失隊補署文帖  
免勒充長行只於舊職名上降一等所貴兵級安  
心十七日舉劉貽孫知鎮戎軍二十九日舉譚

震知德順軍時慶州東路巡檢竹昂公勒膽勇狄青許遷等皆推許此人可用舉曷克慶州駐泊都監。八月十三日聞朝廷差國子博士高良夫往延州計會夏國差人定立疆界又據高良夫申商量立界未定其西界揚守素回宥州取覆曩霄去公言夏國一面稱大段點集軍馬待與契丹相殺一面却與漢家爭些小疆界臣謂契丹元昊除是天亡時則有戰爭不顧利害如顧利害則無戰爭之理或二蕃連謀窺伺中原則今後契丹先起事端候朝廷抽減陝西軍馬往河北然後元昊入寇則陝西四路皆可憂虞乞朝廷察此情狀不可信憑大為之備免致臨時敗事再錄與韓琦所上攻

守策錄呈乞賜親覽是月與韓魏公奏舉李顯授閣閣祇候二十三日禁秦州博易奏体量得秦州自來客旅收買川貨物帛等入蕃博易券馬入官中賣兼販蕃馬回訖百姓所買馬錢亦收買匹帛入蕃興販今來若將秦州界西蕃博買一例止絕必是一路蕃情怨望兼大段隔却興販券馬及阻節客旅興販川貨則一路糧草少人入中必是誤事伏乞朝廷下秦州依舊降條貫施行二十九日舉李顯充邠州都監。九月舉張肇知寧州公以河西麟府田野空荒城市窮困使河東一路供饋糧草錢帛未有休期若置一樵務一則招誘蕃部牛羊鞍馬行貨從河東一路官稅要用二則

路收得客旅稅錢大段出得貨利就近供軍三則  
止絕得私下與外界交易乞犯令初四日奏乞於  
麟州知置擁場二十日西界送口元孫歸漢配全  
州編管公言素不與元孫相識亦不知本人善惡  
臣在延州但聞劉平石元孫部領軍馬救護延州  
同賊拒賊日夜血戰兵少食盡力屈被擒即不曾  
退走亦非不戰而降但有不死於王事之罪又累  
談大赦却有救存延州之勞縱不堪任用亦且免  
其戮辱少加存恤當授一南班近下名目於近州  
安置使陷蕃將校等聞之未絕向漢之心不怨朝  
廷不助夷狄此禦戎之一策也。十一月十一日  
准樞密院劄子節文臣僚劄子秦鳳路部署已下

自来各破親兵逐月支破添支錢乞今後所差親  
兵揀選知武藝慣熟人數不得替換逐月更支破  
添支錢候巡邊及駐劄出戰時即乞一例量支盤  
纏錢三百文可貴均平免有虛破官錢奉聖旨令  
陝西四路安撫司相度公相度若是揀却知武藝  
慣熟人數久占在逐官手不得替換却恐不切閱  
習因茲生疏有誤使喚已牒秦鳳路都部署司據  
部署手親兵輪差替換依其餘路外更不逐月支  
添支錢。十一月二十一日山外德順軍界靖邊隆  
德寨壕外各有新招弓箭手共八百餘人請射地  
土耕種脩築堡丁把截并逐家老小在彼居住自  
來累遭虜掠公牒涇原路安撫司各令將老小人

口等般入壕裏居住只量留少壯人在壕外堡子  
安泊防守管勾耕種若遇大段賊馬難以禦捍亦  
須入壕裏回避免枉連虜掠

按舊年譜甯閻文應嶺南尋死于道此據  
富鄭公所作墓誌按閻文應景祐二年十  
二月辛亥落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  
防禦使為泰州鈐轄後兩日改鄆州鈐轄  
百官表同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文應徙潞  
州鈐轄百官表同寶元二年九月癸卯文  
應卒此據百官表贈邠州觀察使此據實  
錄未嘗有甯嶺南指揮及死于道事迹不  
知鄭公何據也今姑從鄭公墓誌竝考

祭文

富鄭公

維年月日具銜富某謹遣左教緘使陳節詣徐州以  
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  
公六丈之靈嗚呼公平天之生公實將濟此下民乎  
功乎未宣何遽奪之而不踐其初乎天乎忍爲是而  
不自信之甚乎不然何賦公道大德具而罔克終其  
施乎某愚不文而不能盡揚公之懿聊書其概以寓  
其悲公幼孤無依零丁自生徒步遊學至于成名奔  
走銓選益困于行僅改一秩卿寺之丞有宗公晏薦  
公文章與校圖籍館閣之光獻后誕節姦謀請皇下  
盜百辟北面奉觴公聞駭走出疏于囊雖示民孝君

祭文

入臣行願得元室外行故常帝旨宗之內宴是將衆  
爲公標公瞻益張于時非公六節幾忘並悟獻姦逆  
通于外獻既往矣諫垣召拜夙夜蹇蹇益用不怠帝  
怒椒掖講從廢殛率諸僚御史協力伏閣而諫氣  
直寔城坐是調去中外失色累易郡壘召尹上京尹  
職非志志安朝廷連拄柄臣又竄南征忠亮信特天  
下皆傾有夏不軌西鄙用兵遽召起公來撫方城大  
將失律關陝震驚延是孤危賊謂己物命者必辭公  
獨請之人惜公去公馬星馳居未席暖賊遁而歸賊  
措無所羽書見詒公比尊君不汝中報手爲荅書禍  
福以告既驛以聞上覽而直者明贊云可附于史昧  
者詆媒嫉其出已胡然守邊宜賜以死常憂爾臣勉

徇所啓徒公內藩少一林起俄建帥旗摠護諸將  
心思賢天下是訪播不樞完復參政鈞二府交入萬  
微日新不設機械不作崖岸坦坦一心惟道之踐謬  
間得行孤立誰辨因其出撫遂留函方檄不得請旋  
易于杭又易青社曾未幾歲恙起不測又求潁水及  
徐不行託友以死嗚呼公止於是而已乎昔某初冠  
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德公德亦已服膺  
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  
公實吉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  
公實傲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公在內史  
我陪密幄得同四輔之儀公撫陝西戎撫河北又分  
三面之寄公既罷去我亦隨逝從古罪人以于魑魅  
公我明時咸得善地自此盡孽毀些言如涕必實其死  
以快其志公云聖賢鮮不如是出處以道俯仰無愧  
彼茲伊何其若天意我聞公說釋然以寧既而嗷嗷  
果不復行於是相勗以忠相勸以義報主之心死而  
後已嗚呼哀哉公今死矣忠義已矣萬不伸一膺恨  
多矣世無哲人吾道窮矣我雖苟信與死均矣嗚呼  
哀哉師友僚類殆三十年一日棄我悲何可存我守  
蔡邱公薨彭門我去無所公來已死我勸幾絕公聞  
不聞走使持奠作文叙寃嗚呼哀哉尚饗

歐陽文忠公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

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  
惡公為好訐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  
進公有退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  
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  
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  
徒讒人實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  
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榑榑傾巢破  
穀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當論是不仁  
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  
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  
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  
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寄王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茲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  
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或孽孺狂  
敢齟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各願  
收士至佐維邦之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公



走敵完鄰昔也如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  
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梓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叅宰相釐我典常  
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吏於朝士變於鄉百治且修  
偷墮勉彊彼闕不遂歸傾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  
謂宜苟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世肆其經綸公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  
夷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妾婦不靡珠玉翼翼公子  
弊締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埋于深孰鍤乎厚其傳甚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  
涕哭馳辭以贊醜羞

韓忠獻公

卷之

四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于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爲吾  
宋以堯舜佐吾君兮既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  
兮又竭思而仁衆升贊樞宰孰云不用撫藩服孰  
云不重何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方委經綸於一夢  
此一人所震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  
得訃音而長慟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向踈道同  
氣合千里相符忝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誓翦  
兇渠義切王室情均友于雖千艱而萬險仗忠信而  
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驚十駕未逮敢擬齊驅人胡  
不辯遂連公呼自顧無有愧常汗珠繫公是託終

夷途叛羗來附一節同趨與公並命參翊萬樞凡  
大事爲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如初指之爲黨果如  
是乎道卒與于時戾謂公迂而僕愚相緣補外誘毀  
崎嶇感公之知謂死不渝嗚呼哀哉定之去青不遐  
驛置自公之東信問時至愛顧益深交朋莫二蠅頭  
細書以時爲寄珠貝累幅氣嚴法備自云矍鑠以將  
厚意謂公康寧曰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視瞿然  
遣使候公監寐會公得穎肩輿赴治尚煩公荅親筆  
數字意公少痊粗以爲慰方具書藥誥公所憇得元  
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具廢氣填滿膺食不  
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即有死  
苟雖聖智其安避所惜者國家待賢而後又天胡不  
仁而不憖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夔蹈高又奇  
謀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後  
可師于來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說亘億萬世不  
可磨滅此爲天而爲壽方信識者之能別豈於一奠  
之間可盡公之德烈惟是冥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  
未殞曾無已時公乎公乎知乎不知



